

荞麦是非常漂亮的庄稼,从生到收割一以贯之的漂亮。幼苗时红茎绿叶,长大后全身粉红,成熟时灿若云霞。

它一出现,浓绿的秋山就心甘情愿地成了陪衬,红绿相映,各有提升。尤其在雨后初晴日,秋晨薄雾时,夕晖扫山处,那种美令人难以描画,只能徒呼奈何,仿佛进入仙境一般。

荞麦是一种很纯粹的粮食,除了皮,里边全是面粉,且分得清清爽爽。荞麦的颗粒很特殊,黑色、三棱,由三片瓦簇成,紧凑得像艺术品一样。

荞面好吃,好到什么程度?在那些缺吃喝的年代,荞面曾多次挺身而出,作为白面的替代品,在大年初一为主人撑过面皮。

荞面有许多做法,如荞面吃坨、剁荞面、荞面饸饹、荞面凉粉、荞面“拐拐”、荞面搅团等。

在这几样中,我最喜欢的是荞面吃坨羊腥汤,但说不清楚是喜欢荞面还是羊腥汤,因为在没有羊腥汤的情况下,我宁愿选择荞面饸饹。至于别的,我都觉得一般,没有人们传说的那样夸张。

还有一点不得不说,荞面吃新不吃旧,一过夏就没什么吃头了。这个不是听说,我有亲身体会。

有一年,由于春旱,秋田普遍没苗,夏田也不是很好,上级下达的救灾事项中,有一项就是抢种荞麦,由县上统一调拨种子。我随几个大人一块往回运荞麦种子时,因大雨和山洪困在县河边的一个村子里,饿得不行,只好磨了荞麦做面条吃,那荞面非常难吃,没有一点筋道,一人口就散伙了,连红面都不如。

荞麦是家乡粮食作物中生长期最短的一种,种在夏末,收在晚秋。家乡年年雨水不均,总是春天干旱,夏秋雨量相对丰沛,其他庄稼因旱“捉”不了苗,唯荞麦不存在这问题,因此它就成了救急作物。当别的秋田没出苗或苗不齐,收获无望时,庄稼人会断然翻种了上荞麦。

但这是无奈之举,没办法的办法,不到完全绝望时不可如此。原因有二。一是荞面不受吃、不耐饱,一顿得吃好多,且刚吃进去时还撑得、胀得难受,工夫不大就饿了。二是荞麦茬口非常不好,种过荞麦的地,种什么都不太好。

荞麦喜欢磷肥,这是家乡各种庄稼中的唯一。那时农家都以烧柴为主,其余物为草木灰。一般而言这是最差肥料,除过拌粪粪,几无用处,被视为废物。但一种荞麦,它的地位立即提升,顿时成了香饽饽。我没有化学常识,但依照“桶板原理”推测,这会不会是它“拔”地进而造成恶茬的原因呢?

荞麦是艺术的宠儿,陕北民歌中有许多由它作陪衬的句子,如“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楼,小妹妹虽好是人家的人”“荞面吃坨羊腥汤,死死活活相跟上”等。说起民歌,我突然想起荞麦皮还能作枕芯。在昔日的农村,家家户户都这样用。有陕北民歌用调侃的口吻写一男子半夜里想心爱的女人,其中有这样几句:“想你哩,想你哩,实在是想你哩。我把个枕头当成个你,啃了一口荞麦皮。”外地人若不知道这个背景,就会感到莫名其妙,更谈不上体会其中的夸张和幽默了。

每次远行回家,最盼的便是家人买来虾姑,让我沾沾满腥咸,吮一口,便是最具体的思念。椒盐、油炸固然有味,但我嫌这些烹饪方法掩盖了虾姑的本味。

我对虾姑的念想,常落脚在老家那间开了几十年的砂锅店里。每次返乡,必去啖一碗滚烫的米粉汤。浇头有肉丝、蛤蜊、小带鱼,以及绝不能少的——

虾姑。应季肥美的虾姑投入滚烫,那鲜淋漓的气息便扑面而来,是整碗汤粉的点睛之笔。若碰上非时节,店家以大头红虾替代,汤头虽仍鲜美,却总觉得少了那一缕鲜锐的魂。我明白,不是店家吝啬,是“虾姑蟻仔一时肥”,得尊重的时序。

如今,我定居杭城,离家乡的海已远。得益于现代物流的便捷,在生鲜超市的玻璃缸里,仍能与这些披甲武士相遇。我用长筷子夹它们,有时笨拙失手,它



镜中人(油画) 杜海军

洞悉其结构。

我吃虾姑向来偏爱亲手剥壳,不用筷子巧取。不是不懂省事,而是贪恋指尖与甲壳相触的真切感。我们这代人是“放养”的,家长早早断了投喂,凡事从小靠自己琢磨。轻掰慢拆,有一种近乎本能的、与食物贴身摸透的熟稔。先卸下头部下方几节硬甲,轻松摘头,再向尾部剥去。虾肉缓缓脱出,剥一段,吃一段;亦可捏住尾扇,将一整段肉悉数拆出。尾脊的软肉是精华,用牙齿轻抵而出,裹着油脂,鲜香浓醇。最后连虾头褶皱里的嫩肉、步足上那点紧实的肉,都细细吮尽,半点鲜味也不糟蹋。

盐水煮灼最是考验食材本味的做法。水量要足,加盐、姜片滚沸,虾姑倒入锅中,甲壳由青灰转绿紫,迅速捞起。鲜味被紧锁其中,肉质最为爽弹。只需一碟醋当蘸料,入口便是极致的鲜甜,随后海洋般深邃的鲜甜缓缓化开。像我这股对鲜有执念的人,

退休后的陈医生将接力棒交予“松鹤牙科诊所”。新诊室里,护士端来温热的漱口水,董院长俯身调整躺椅的姿态,恰似园丁扶持新苗。种植牙手术前,他轻拍我肩:“老朋友,今天咱们给牙齿安个‘新家’,它比旧居更坚固呢。”言语间,焦虑如晨雾般消散。当种植体稳稳嵌入牙床,我恍然彻悟:医学的至高境界,非止于修补残缺,更在于疗愈破碎的勇气。从陈医生到松鹤团队,两代医者以行动印证——精湛技艺是舟楫,而心理疏导才是扬帆的风。

健康

里。等120的救护人员冲上楼时,已没有了呼吸。闻讯赶来的舅舅卸下家中大门,把人抬到了上面。

她如今只记得这一幕了,因为诧异那扇妈妈平时进进出出的大门——她想起在电烤鸡流行的年代里,妈妈总是提着一袋烤鸡兴冲冲推门回家的样子——怎么会变成她冷冰冰的身体最后的归宿。

由于父母在她幼年时离异,大帅自此便

### 深爱之人不会离开

沈坤或

一个人生活。她在岁月的流逝中养成了一些独居女性才有的习惯,比如把快递单上的收货人改成一个男性化的名字,这是“王大帅”的由来。

前些年,她用攒下的十万元进行了一次装修,妈妈在这个家里留下的印记便消失殆尽了。只有窗外那棵陪伴过她们多年的香樟树,还好好在那里,像是对抗着生命中所有的无常……

想想气不过,她抄起手机拨通了12345市民热线。热线的效率很高,很快居委会书记便联系到她,解释因为树遮挡了低楼层居民的日晒不得不砍掉一部分。小区物业员工听了她妈妈的事后,拍着胸脯向她保证:“小姑娘你不要担心,我们一定会细心照料这棵树,明年它又会是小区里长得最好的一棵树。”她

### 虾姑蟻仔一时肥

叶青

过去,农村的邻里关系直接而浓烈,好起来时,用我们闽南话形容是“一粒米咬对段”,恨不得掏出心肺相待;可若因一点小事或几句言语的不对付生了嫌隙,变起脸来也快。争吵是家常便饭,常在尾声时,相对弱势的一方从鼻腔里冲出一声“哼!”,口中甩出一句:“等着瞧吧,虾姑蟻仔一时肥!”

对于我们海边人而言,虾姑与蟻仔(螃蟹)的肥瘦起落,是再熟悉不过的海之韵律。拿它们来比兴“人无千日好,花无百日红”,实在是再贴切不过——这是一种根植于生活经验的智慧,意思是:人别太嚣张,运势就像这海货,总有起落之时。

“虾姑”,学名虾姑,浑名不少,有琴虾、皮皮虾、虾狗弹等。虾姑和螃蟹一样,一年四季肥瘦有时,虾姑春、秋两季最为丰腴。春季是母虾的繁殖期,体内膏脂饱满;秋季,为越冬积蓄,公母皆肉质肥厚滑嫩,深秋乃是黄金赏味期。至于冬夏,往往外壳坚硬内里虚空。用手捏它,存在明显空隙。煮熟后,肉质松软,尤其在繁殖期后最为明显。这时候的虾姑,更宜“打生”(生腌),品其本源的鲜味。

出示意图,指着磨牙阴影说:“这颗小顽固要和你告别啦,咱们先请它喝杯‘凉茶’(麻药)。”幽默消解了剑拔弩张的恐惧。当钻头喻鸣逼近时,他忽然握住我颤抖的手:“别

### 仁心仁术

叶振环

怕,咱们一起数秒——数到三,它就过去了。”那一刻,疼痛不再是孤军奋战的战场,而成了医患共谋的突围。多年间,他以仁心在我心田播下信任的种子。

我收到微信消息的时候,正在读菲利普·罗斯的小说《人性的污点》,因为看到主人公隐匿一生的真实身份终被揭露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一边在心中暗叹:这种写反转的高手,如果活在今时大约会去做短剧编剧。

我不情不愿地放下小说打开手机,听到王大帅在微信里哭天抢地:自己窗前一棵种了20多年的香樟树突然被砍了,“这是小区里生命力最旺盛、长得最好的一棵树呀!”她紧接着做了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:她推开窗户,对着窗外的空气大喊大叫了一通。我问她喊了什么?她也说不上来。

王大帅当时的悲伤尖锐而又模糊,因为不知道这棵树为何被砍,自然也就失去了控诉的对象,痛感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敌人。直到楼下的邻居开窗骂她:“树挡住太阳了不能砍啊!依敢再喊喊看!”想到楼下是一家三口,独居的她自感气短一截,只能默默把头缩了回去。

我脑补了一下画面,立刻决定把这件事写下来。张爱玲说每回别人对自己讲的故事不以为意时,她总要辩解似的说一句:“但这事是真的。”现在,我的朋友王大帅为了一棵树歇斯底里也是真的。我可以理解一个人为了好端端一棵树被砍而痛心,但似乎还不至于痛哭流涕。毕竟树的生命相对人的血肉之躯总显得稍微抽象了点,何况被砍的也只是枝叶,来年还是会再长的。

“我和你说过的吗?”她抽噎道,“我一直觉得这棵树像我妈。”大帅的妈妈在近20年前的某个夜晚突发疾病,倒在了家中的卫生间

热热闹闹过完年,无论大人小孩,都想在工作或学业上来个“开门红”。要想开年大吉,那得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行。保持“开”的昂扬状态没错,但就怕有些人因急功近利而用猛了劲儿,短期内没成效后又松了劲头,最后成了“开门杀”,一年的斗志就这么被消耗完了。

那怎么才能“旗开得胜”?就学学“开”字吧。

开,属会意字,由“門”“开”附加“一”构成,就是一个人两手拿掉门闩后推开门的动作。这里要注意,门是有“闩”的,如今的门虽无闩,却有锁,说明不能只知道“开”而不知道“关”。《老子》中就有“天门开阖”之论:“善闭,无关键而不可开”,得会阖才能开,强调了门户闭合的重要性。门户若只开不闭,家财就漏尽了。

人亦有“财”,如学识、健康、斗志、爱的能力等。欸,心门大开之后,铆足了劲儿却不知道收,慢慢地,就被掏空了。譬如手艺人,去年日均做一百个月饼,今年想做一百五十个,所以尽自己最大力,没日没夜地干。可没过多久,身体先熬不住了,最后连日均一百个月饼都做不到了。聪明工人会这样做:每日做一百二十个月饼,把保存的力气用在提升机器效率上。再如种地,可以说,每个人都是麦田,可以把成熟的麦子贡献出去,但作为根基的田地不能丢,才有源源不断的奋斗之力。

大文学家苏轼创作时道:“行于所当行,止于不可不止。”意思是该写的时候尽情写,但该停的时候要知道停,指出写作要有收放自如的状态。为人处世也要这样。同事小红性子内敛,最近学着多多表达自己,见着人就一顿说,貌似外向不少,孰料,她反而遭了嫌。原因就是她不会收放自如,同事急着工作,还得应付她的闲聊,次数多了,别人就躲着她。所以如老话讲:“嘴上得有把门的”,才受人尊重。

开,还得“开”得恰到好处,要注意时机。就像孔雀开屏,有人来欣赏的时候,它才尽情展示自我。我小舅因为不懂这个道理,年轻时候吃了不少的亏。工地上,他跟工友们都甩开了膀子干——但这个“甩开膀子干”可是人与人不同的,工友A总在包工头来时好好干,因此得了不少夸奖,小舅却是干累了才歇,有几次休息恰好被包工头看到,还被扣了工钱……并非鼓励大家“投机取巧”,可人性就是这样,谁都喜欢好看的一面。所以我认为,最好的“撸起袖子加油干”,既要脚踏实地干好,还要学会展示自己,否则功劳就像不见天日的蔬菜,只能发霉。

此外,一年之计在于春,开场也很重要。如戏剧、写作中的“开场白”,有开门见山型、设问悬念型、对话引入等等,都通过巧妙开头来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。工作和学习也是这样,倾力投入之前要有一份好的开年计划,如张居正所说“锐始者必图其终,成功者先计于始”,有计划、有目标地行动,辛勤的付出才有最大化的收获。春暖花开之际,愿所有人都有好的开端。

「开」的智慧

戚舟

七夕会

晨光里,我凝视着镜中整齐的牙齿,思绪飘回被牙痛啃噬的少年时代。自幼我的牙齿便布满裂隙。辗转于诊室之间,金属器械的寒光与医生严肃的面容交织成双重阴影。于是,曾几次在治疗中途仓皇逃离,将尊严遗落在冰冷的诊疗椅上。病痛未除,心痴已生。转机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虹口牙防所。陈昌富医生以一袭洗得发白的蓝大褂迎接我,他目光温润,指尖轻叩椅背的节奏竟似安抚惊鹿。治疗前,他执笔在膝头画



夜光杯